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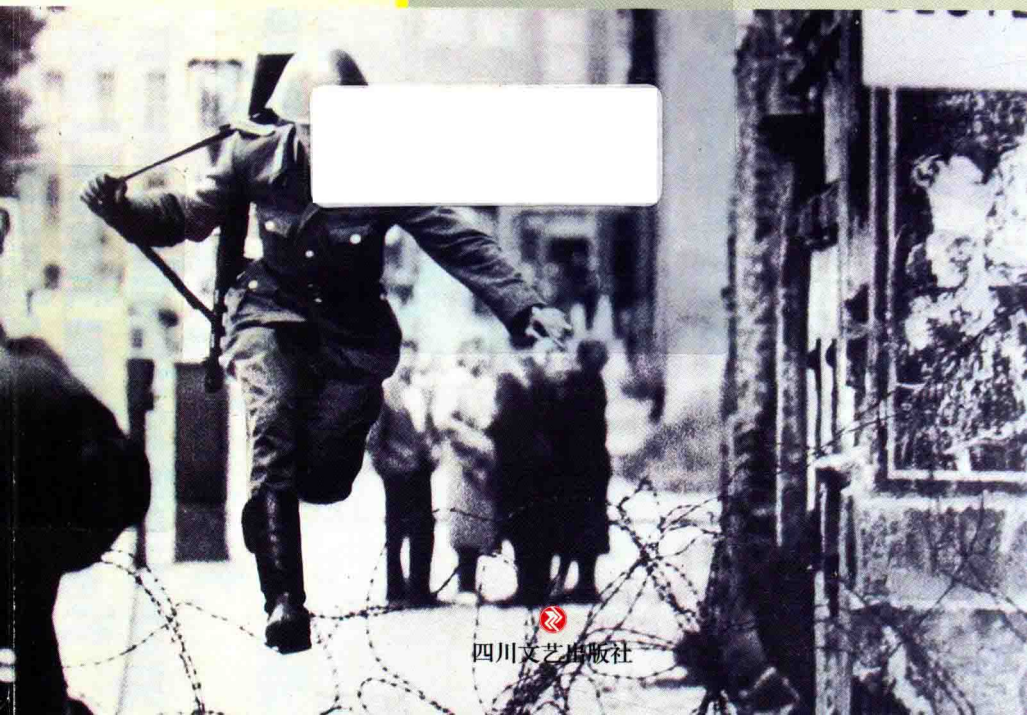
DEUTSCHLAND ·

WIE ICH ES ERLEBTE

感受德意志

杨武能 —— 著

(1982—1991)



四川文艺出版社

DEUTSCHLAND, WIE ICH ES ERLEBTE

感受德意志

(1982-1991)

杨武能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受德意志 / 杨武能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11-4378-6

I. ①感…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4601 号

GANSHOU DEYIZHI

感受德意志

(1982 - 1991)

杨武能 著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78-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自序)

偶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生免不了遭遇种种偶然。仔细琢磨起来，常常正是这些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偶然，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决定了我们的一生。

没想到初中毕业的一纸体检结果，突然结束了我少年时代当一名水电工程师的美梦；没想到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竟然在1957年破裂，让正巧读完俄语专业二年级的我不得不另谋出路；没想到在当时由教育部统一下达的转学计划中，偶然有两个到南京大学学德语的名额；没想到这两个按高考成绩分配的紧俏指标，这下您猜对了，其中之一正巧轮到我！

不，也不正巧：我原本还可以、也决定上北京外贸学院，只是由于“反右”初期表现不积极，被认定为缺乏政治觉悟，最终丧失了“涉外”的资格，才勉强然而也幸运地，获准进入了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从此，出身在山城重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我，便十二万分偶然地，与那个远在万里之外名叫德意志的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Deutsch——德意志，Germanistik——日耳曼的语言、文学和文化，随即慢慢进入我的生活，占据我的头脑和身体，渗入我的血液，成了我渺小然而多变、多彩的生命的基本色素之一：从上大学到当研究生再到当教授、博导，从教书到做文学翻译、研究工作乃至行政工作，从重庆而南京而重庆而北京而成都，天

南海北，国内国外，四十多年了啊，我生命的一个个驿站，无不醒目地打着德意志的印记。

也许由于我有较好的俄语基础吧，那被著名的《论德国人》一书的作者 Gordon A. Craig 称作“可怕的语言”的德语，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可怕。大学三年级，我便开始翻译和发表德语文学作品；从改革开放以后的 1982 年开始，我几乎每两年就去一次德国，至今加起来已经十好几次。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说自己真正了解德国和德国人，真正能解开了人们常说的“德意志之谜”。对此，我确实既感无奈，又觉苦恼，不但愧对寄厚望于我的中国读者和德国朋友，也愧对自己的师长，愧对不断给予自己慷慨资助的如洪堡基金会等德国机构，特别是愧对自己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

这严重的遗憾和愧疚，主要产生于本人研究的课题局限于德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歌德，因而视野狭隘，对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漠不关心，懒于思索。

为了尽量帮助大家了解德国和德国人的实况，我记叙力求真实，既不为自己也不为“爱者”讳——毋庸讳言，我热爱德意志，视它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精神家园。

但是，一切的主观努力，仍然不免遭受本文一开头说的“偶然”的限制，也就难以取得完全理想的结果。还有，写的既是个人的感受，就必定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何况我们所面对的，又是一个伟大然而充满矛盾的国家和民族，一个人们长期以来力求索解却劳而无功的“德意志之谜”呢！

“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就是这样，聪明的办法不外乎善于抓住那差强人意的一部分。当然，我要做最大的努力，给读者多

一点满意。

一首作于 1988 年的德语诗，我把它翻译出来抄在下面。它很好地反映了我对那个叫德意志的异国复杂、矛盾的感情，反映了我与它难分难舍的关系——

一只眼带着笑 In einem Auge Lächeln
一只眼含着泪 In dem anderen Tränen
我又告别了你，告别了 Habe ich dich——schönes
德意志美丽的土地 Deutschland verlassen

回到渴念已久的家 Endlich bei den Meinen
多么幸福 亲人团聚 Wie glücklich! Doch
却不知平静的心湖 Weiß ich nicht warum
何时又漾起涟漪 Mein Herz wieder leidet

春来了 我问她 Der Frühling kommt, frage ich:
可曾吻绿了莱茵河岸 Hast Du des Rheins Ufer
grün geküßt?

秋来了 我问她 Der Herbst kommt, frage ich:
可替海岱山换上了彩衣 Hast Du den Heidelberg bunt
gekleidet?

德意志 我想念你 想念你 Deutschland, ich sehne
mich nach dir

忠贞的枫树 婆娑的菩提 Nach deiner schattigen Linde,

treuen Tanne

可每当我来到你身旁 Doch jedesmal bei dir sehne
ich mich

却更加眷恋生养我的土地 Nach meinem Heimatland
noch viel mehr

一只眼带着泪 In einem Auge Tränen

一只眼含着笑 In dem anderen Lächeln

可我只有一颗心啊 Ach, ich habe nur ein Herz

怎能同时装下 Wie kann es aber fassen

两片土地 两种相思 Zwei Länder - zwei Sehnsüchte?

这首诗写于我第四次旅居德国归来后不久，但我对德意志的感受，却得从 1982 年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讲起，因为最初的感受最为深刻，简直可以说刻骨铭心。

2000 年 5 月 成都



2003 年版《杨武能译文集》



杨武能有关歌德的著译



2001 年出席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授奖招待会



2013 年荣获国际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

目录

自序：偶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 第一辑 震撼与苏醒

飞向精神家园 3

一见倾心海德堡 8

美茵茨散记 30

法兰克福印象 39

乐圣故里行

——波恩初记 44

莱茵情思 50

慕尼黑鳞爪 63

— 第二辑 孤寂与静观

悠悠涅卡河 73

海德堡的日常生活 87

难忘他乡故人 104

不一般的洪堡 125

— 第三辑 守望与思索

衣食住行在德国 137

鲁尔区内看环保 155

五彩缤纷 风景独好 165

“大富豪”

——漫话联邦德国的文物保护 183

跳蚤市场好 195

古堡夜会 205

一年四季忙过节 215

魏玛忆旅 229

在魏玛“走”《亲和力》 254

— 第四辑 回眸与前瞻

“前线城市”柏林 263

凭吊古战场 278

十年回眸话得失 293

新柏林 新世纪 新崛起 300

德意志精神和德国人 314

第一辑

| 震撼与苏醒 |

飞向精神家园

1982年5月30日晚，北京西郊通往首都机场的柏油路旁，昏暗的路灯下伫立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个子男人。他身边放着只齐腰高的大旅行包。只见他焦急地张望着，等待着，失望地目送着一辆辆接送旅客的大车小车从眼前飞驰而过。20时许，终于等到一辆从城里驶来的老上海牌轿车。又经过一番折腾，才总算连人带行李塞进了车里。不用问，此人便是当时从社科院在西八间房的工棚式简易宿舍里走出来，第一次准备出访德国的我。

重新启动的老上海向前开了四五分钟，我才定下神来打量同车的乘客：前排的司机旁边独自坐着身材壮硕的冯至先生，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时的导师，现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这次出访德国的中国日耳曼学者代表团团长；眼下我们能坐上这辆社科院的公车，多半还是托他老人家的福。后排除了我还有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高中甫，北大德语专业五七年毕业生，算是我老资格的学长；还有一位是冯至老师的女婿，专程来护送和照顾他岳父的，虽说有老人家的两个弟子随行全然无此必要，却体现了女儿女婿的一片孝心。

于是，加上司机载着五条汉子外带三个人远行的行李，也真难为了咱们国产的老上海！

所幸如此满实满载的一车准时抵达首都机场，证明德国人的Schlecht fahren ist besser als gut laufen！（乘车再蠢也比跑路好！）这句俗谚千真万确。初出国门的我跟在有经验的长者背后，紧张



飞向“精神家园”的出发地——北京西八间房社科院新职工宿舍

然而顺利地办完了颇不简单的登机 and 出关手续，终于坐在了波音 747 宽大、舒适的客舱里。

随后是大约 16 个小时的飞行，中间仅在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停留了一个小时加油。

最初的紧张、兴奋过去后，剩下的只是漫漫长途的寂寥和疲惫。晦暝的光线中，渐渐进入似睡犹醒的朦胧状态，盈耳的发动机轰响减弱了，消失了，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了时而杂乱时而清晰的语声：Deutsch（德语）... Wir lernen Deutsch（我们学德语）... Tante Marta kommt nach Moskau（玛尔塔婶婶去莫斯科）... Wir studieren Deutsch（我们学德语）... Deutsch（德语）... Deutsch（德语）... Deutsch（德语）...

波音 747 以超音速飞往万里之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的梦魂却回到了 25 年前在南京大学初学德语的课堂上。

Deutsch 这个词，大约出现在公元 8 世纪，先只是指东法兰克帝国居民使用的古德语，后来才演变为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以及

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区的称谓。不知哪位杰出的前辈把它译成了“德意志”这三个汉字，而没有严格按照发音译作“多伊奇”或者相近的什么什么，不但使它的含义变得异常地丰富起来，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个民族的特点和个性，引起人们无数的联想。

从 1957 年开始，我与 Deutsch，与德语，与德语文学和德国文化及其有关的一切，打了整整 25 年的交道，为它忍受了无尽的寂寞、困苦，也从它那里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欢乐，但却不清楚那个以它为母语的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些男女，那片孕育了德意志文化的土地究竟是怎样一个样子。都怪自己的出身在极左路线下突然有了“问题”，在长长的二十多年中能接触到的德国人屈指可数，并因得不到政治信任而完全丧失了出外进修的权利——对此我深感愤懑！多亏一位伟人倡导改革开放，才终于使我有机会飞赴万里之外的德国，飞赴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我的精神家园，前往为纪念歌德逝世而举行“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海德堡。

不过，在歌德逝世 150 周年的 1982 年，德意志还意味着两个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而水火不容的国家。我们呢，这次去的是被称作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在《科隆上尉》和《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民主德国影片中描写的那个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儿，会不会真是隐蔽的法西斯分子满街跑，四周弥漫着军国主义的复仇气氛呢？或者情形并非如此，至少没有这么严重？

到底会怎样，实在想不清楚。

不清楚的不只是联邦德国，就连整个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在我也只有从书本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得来的印象，一个既浮泛又

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我崇拜、向往那个曾经诞生和哺育出歌德和席勒，康德和黑格尔，莫扎特和贝多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爱因斯坦等世界伟人的民族；另一方面，又对那片曾两度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且孵化出了希特勒这样的怪胎和恶魔的国度，心存厌恶和恐惧。我见得最多的德国人的形象，不是歌德、贝多芬，不是马克思、爱因斯坦，而是一些个斜伸出右臂，口里高呼 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纳粹法西斯党徒。给我留下最直观、最深刻印象的德国事物，不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瓦格纳的戏剧，不是科隆大教堂和梅赛德斯·奔驰，而是在闪电战中横冲直撞的坦克，为实行种族灭绝而发明和修建的集中营。尽管由于职业的关系，德意志成了我除生养自己的祖国以外关系最紧密的土地，成了我的主要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可是在在此之前，我对于德意志的感受可以讲十分肤浅，对它的感情相当复杂。

我们即将见到的“精神家园”，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熬过了亚欧时差造成的漫漫长夜。5月31日早上，中国民航的班机终于平稳降落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耳畔传来其实蛮悦耳的 Deutsch（德语），而并非如俄国语言学家罗莫洛索夫讲的只适合与敌人吵架的语言，和我们曾经在一部部反法西斯电影里听得烂熟了的 Heil Hitler 和 Feuer（开火）之类号叫相比，似乎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随后我们见到的人和事，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让我们相信，真的已经换了人间。

入境边检意想不到的简单、顺畅，推着行李来到接客厅门口，看见华裔德籍的夏瑞春教授和一位德国同行已经面带笑容，等候在那里。

不久，我们社科院一行三人加上北京大学的范大灿教授，已